

灵魂的需求

文明之源

程世平 著

Ling Hun De Xu Zhiu



四川人民出版社

灵魂的需求

——文明之源

程世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4月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文绍安

灵魂的需求

——文明之源

程世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彭山县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 字数 250 千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ISBN7-220-02487-8/B·97

印数:3000-60000 定价:8.80 元

阅 读 提 要

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精神空虚将人们变成孤魂野鬼在精神的废墟和人生的荒野上四处流浪。世界之所以靠近一个简单的、没有意义的物质世界。人类已经历了从兽到人性的发展过程，难道又会走向自然，回到广袤的荒野和兽群中去么？

作者以思想者的深邃，知识者的渊博，社会学者的敏锐和叛逆者的无畏，大胆而尖刻的提出宗教是人类的温暖的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它赋予了生命的永恒意义，而科学思维与之相比，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它所解释的世界比不作任何解释还难懂。因此，人们需要一个比科学思维更高级的、在宗教思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维。文中以宗教的观点，独到地、客观地分析了毛泽东纷繁复杂的一生，使之剖开扑朔迷离的外壳，看清了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明枪暗箭的政治斗争中所策划的种种行为，不过是他在杀机四伏的环境中的合乎逻辑的反应，其根本精神在于他将直觉、统摄的宗教思想与科学思维的巧妙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了超乎常人的思维风格。

本书观点独特，见解大胆、目光犀利、思维深刻、言词尖刻，都是近年来思想领域里罕见的奇书。



赞 言..... (1)

第一章 面对未知的思考 (13)

||||| 一个“荒唐”的命题：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动物，在于人类拥有了自己的宗教。

第二章 宗教，人类阶段性的科学
——一个斯芬克司之谜 (28)

||||| 当科学站在人类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的坐标上，嘲笑着人类在茫茫的黑夜中那个艰难的但充满着智慧的漫长认识历程，就如同一个可怜的暴发户坐在装饰得俗不可耐的阁楼上嘲笑着希腊神殿的破旧一样……

第三章 我们渴求宗教文明时期的思维 (42)

我们一度为之欢呼，为之顶礼膜拜的科学，不但没有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富有希望，变得更好，反而把这个世界推向失衡乃至疯狂……

第四章 重树理性权威 (55)

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理性权威的时代，人类利己主义象缰的野马，要遏制它，只能重新戴上宗教这顶神圣的皇冠……

第五章 灵魂的寄托 (71)

人类面对无限的未知，灵魂发出痛苦的呻吟，信仰所假定的存在，抚慰着那一颗颗对“无限者”渴求的心灵……

第六章 重建宗教思维

——新思维的诞生 (81)

科学思维在几百年间畸形发展，在人类思想方法领域内的泛滥，将在新思维体系中得到限制，并最终成为它的驯服工具……

第七章 迷雾中的宗教 (96)

我们这个任人打扮的历史小姑娘，为了讨好不好喜欢“宗教乳房”的婆婆，用唯物主义的束胸把本来就发育不好的胸廓束住，使人感到她就象不长乳房的男人一样……

第八章 无处不在的宗教

——行业偶像 (117)

当我们这个农业社会在向工业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们注重了政治权力的转移，忽视了与之相关的宗教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纽带作用，当历史要求我们对宗教进行变革时，我们却置然不知……

第九章 阿 Q 与国民性

——原始宗教的文化断层…………… (133)

人为什么变为兽？二十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噩梦，这些人类原始的野性，是在共同虚拟的具有宗教意味旗帜下一颗颗无以寄托灵魂的“赏玩”和“慰安”。人们都以为残暴落在他人头上，其实人人都终难“幸免”……

第十章 毛泽东，神耶？圣人耶？…………… (156)

当拿破仑告诫欧洲人不要摇醒中国这头睡狮时，却不知摇醒它象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新中国成立的人欢马叫都不曾将它唤醒。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搏，却将它摇醒了（指文革）。因此，毛泽东抑或是神？！……

第十一章 文明模式的冲撞与困惑

——论教育危机…………… (182)

一个缺乏整体精神的教育，最终将把教育沦落为为生·存服务的工具，它使人失去感知无限超越现实的能力，比之于宗教，这是一种堕落……

第十二章 人类的新上帝…………… (199)

|||||人类这个万物之灵，对于任何胆敢置他们根性于不顾的存在，都不可能持久的兴趣。科学理性体系虽然在这种精神需求的强力驱使下，象疯子一样翻新、重复着那套简单的逻辑，但结果仍会象妓女那样很快被丢弃一旁……

结束语 “我想有个家”

——孤魂野鬼的呻吟…………… (220)

注 释…………… (224)

赞言

宗教为我们的生活规定了一种全面的模式，规定了一条遵循到底的道路。

——[美]C·W·莫里斯《开放的自我》



当我发现我的研究结论将是“宗教现象是合理的社会存在”之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坦率地说：我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更不信仰任何形式的宗教。虽然我参加过神圣的宗教仪式，阅读过充满智慧的宗教典籍，那只是出于好奇或了解而已。阐明这一点，对以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了：

1. 研究者的立场是非宗教的，可以减轻甚至排除宗教情绪对研究的干扰。

2. 研究者的立场注定了宗教在这里只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对其肯定与承认的合理之处只有社会学与哲学上的意义，而不可能是宗教的。

重申我对宗教信仰的立场：不信仰任何明确形式和确切界定的宗教。请注意我在“宗教”一词前的限制，在以后的论述中，人们将发现其重要性。由于我对宗教的立场，注定了我的研究不是基于宗教及其理论的，因为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研究远超出宗教及其理论的范畴，所基于的是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随着国

内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政策的实施，在这个一度堪称宗教真空的社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仰危机之后，几乎绝迹的宗教活动又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灵学^[1]，算命术这类原始宗教巫术^[2]之种种，也打起科学或国故^[3]的幌子招摇过市，成为相当部分人热衷其内的话题。几年间，奇门异术，^[4]相面算命，气功遥感，特异功能，五行八卦^[5]的出版物惊人的发行量便是明证。介入这一热潮的几乎包括了所有阶层的人，有学生，也有士兵，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文盲，也有教授，有平民百姓，也有政府官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相当部分，是那些在宗教真空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一代，甚至是红卫兵的一代。对此，人们很难用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的字眼来简单地评价，也很难用精神空虚、无所事事来抨击这一心态。事实上，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如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所说：“从来没有那么多国家里的那么多的人民，甚至是受过教育的和老于世故的人，感到精神上如此空虚与沉沦，好像生活在混乱和咆哮的思想大漩涡之中。互相冲突和矛盾的观点，震撼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每天都有新的时尚，新的科学发明，新的宗教运动，或宣言这类东西出现。自然崇拜论、超感官论、机能整体性药物、社会生物学、无政府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物理学、东方神秘主义、唯技术论、恐技术论，及其它许许多多思潮和反思潮，以他们自己的科学虔诚，或在十分钟的宗教头头的率领下，横扫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屏幕。”^[6]作为一种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只不过我们一时尚不明白罢了。

从新中国成立的四十年间，由于国内实际推行的宗教意识形态政策，使中国社会一度成为几乎没有宗教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找出个别事例来反驳这一说法，但整体意义上没有宗教的结论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当然，这是宗教的不幸，但对宗教研究来说恰恰相反。所谓没有宗教的社会，除了指通常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宗

教组织以及相关的所有宗教形式的消失，还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宗教影响的两代人。四十年是历史的瞬间，但对一个人来讲，却是他人生心理历程的全部。这两个重要的事实，似乎可以看作是理想的研究条件：理想的实验环境——堪称宗教真空的社会，理想的实验对象——完全没有接受宗教影响的人。这对研究者无疑是重要的。唯此，他才有了在宗教真空中生活的独特感受，也有在没有宗教的社会里，观察到许多有明确的宗教特征，但又不可明确界定为宗教的社会现象的机会。

从我对待宗教的立场的超然性，以及我生活的社会环境的独特性，给我提供了对宗教问题重新思考和认识的可能。而那些处在宗教环境中，无不受到宗教自身因素干扰的人们，视野和思路都存在着一定障碍，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7]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研究宗教的书。但其立场和方法与以往的研究却不同：它不是站在宗教或反宗教的立场上，对宗教予以辩护或抨击，而是站在非宗教的立场上，肯定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合理性，肯定宗教对人类文明的积极意义。并且指出宗教的合理内核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以及今后发展的可能。在一个“宗教真空”的社会里，观察到许多有明确的宗教特征，但又非可确切界定为宗教的社会存在，这本身就是人为什么要信仰宗教的最好注脚，也可看作寻找宗教起源的重要线索。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对宗教一词加了两个限制：明确形式与明确界定的，并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其目的是要讲明，在此之外还有许多有明确宗教特征。但又无明确形式与明确界定的“准宗教”^[8]现象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事实，使我们把宗教问题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范围推广到：包括了非明确宗教形式和非明确宗教定义，而本质上又具宗教性质的一切现象和任何人，这就是宗教的广泛性，也是广泛意义上的宗教研究所要确定的范畴。唯此，我们才有理由把宗

教看作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存在，并把它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来研究。

“当我们看到自然界的 process 和变化时，我们就想把握它的单纯本质，在我们面前显现自身和说明自身。”^[9]当我们看到宗教的历史和形式的纷繁复杂之时，同样想把握它的单纯本质，在我们面前显现自身和说明自身。这种追求单纯本质的把握的研究方法，把对具体宗教的研究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而把对具体背后的本质的研究放在相对重要的位置，并从中得出对宗教现象具有共同意义的概括，反过来说明和显现宗教本身。基于这种把握单纯本质的研究方法，我们确立了广泛意义上的宗教研究的范畴。表明这种研究的着眼点从以往的特殊范畴（天启宗教）^[10]扩大到普遍范畴：即宗教意义上的现象和人扩大到普遍意义的现象和人。唯有将宗教研究的范畴扩大到这一层后，才有可能站在人类文化的整体高度对宗教有所把握，并抽象出具体有普遍意义的单纯本质来。

把宗教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就是把宗教看作是 人类心理和精神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广泛意义上的宗教文化的普遍存在，表现出人类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面貌。这种心理素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也是宗教与文化的共同起源。麦克斯·缪勒^[11]在 1870 年 2 月的一次讲演中说：“如果我们说把人与其它动物区分开的是宗教，我们指的并不是基督徒的宗教或犹太人的宗教，而是指一种心理能力或倾向，它与感觉和理性无关，但它使人感到了‘无限者’（the infinite）的存在，于是神有了各种不同的名称，各种不同的形象，”^[12]这种与感觉和理性无关，使人感到有“无限者”^[13]存在，并力求去了解或表述的心理能力或心理素质，我们把它称作“臆造心理”。“臆造心理”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心理活动，感到有“无限者”存在是这种心理活动的心理条件。关于“无限者”，在本书的第二章有专门论述，其特征为“未知的”。

我们把臆造心理作为人皆有之的正常的心理活动，是在于这

种心理符合人类超越现实、追逐发展的思想的总趋势。所谓超越现实、追逐发展的思想趋势，在认识上就是超越已知，征服和把握未知。当人类面对任何未知范畴、缺乏任何思考素材，但又必须思考的时候，没有臆造心理的作用，就不可能有意识上、思想上的假想、假定、假说，更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探求，直至结论、规则的产生。普通人对一般事件的思考如此，科学家对科学事件的思考也如此。这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差别不过是理性水平与思考范畴的差别而已。关于臆造心理，是可以写一大堆书的问题。它涉及到人的想象、直觉、^[14]创造以及理性等种种思维。对它的研究，不是本书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假说，故无须急于作出论证。

在人类文化之总和中，宗教文化是一个正常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宗教文化所代表的思维方法，不论是何等的粗糙，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中，都有着与科学思维等同的价值。所谓宗教文化所代表的思维方法，并不曾写在一本叫作《宗教及思维方法》的书里。但它始终贯穿于整个宗教文化之中。能如此抽象地描述人类的思想方法，是科学思维体系自己的事。但宗教时期的思想方法，就如同某个物理规律一样，在科学予以描述之前早就存在了。如果我们把宗教和科学看作是两个历史阶段人类面对宇宙和人生思考的结果，那么，他们在本质上就不再有什么不同了。而差别不过是思维形态与解释方式的不一样。宗教的方式是直觉、统摄^[15]的方式，科学的方式是具体分析的数量化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形态，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着。当科学思维从原始状态中走出，并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的时候。宗教思维却依然停留在原始状态中。

诚然，科学思维体系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高级阶段，但它那支离破碎的分析方法，注定了它最终所能把握的范畴永远是有阂的。但是，在科学的遗憾面前，人类仍能树立起把握未来、把握无限

的信心，没有臆造心理，没有直觉、统摄的思维方式，则是不可思议的事。（宗教的）直觉、统摄的思维方式，以及象征的表述方法，在人类的进步及生存中，不光在认识上有着面对缺乏思考素材的未知范畴，作出整体的、趋势的乃至终极意义^[16]上把握的认识价值，对树立起人类探求乃至征服未知范畴的信心，更有着灯塔般的精神价值，这也是我把宗教称作灵魂的需求之理由所在。当人们处于迷惘，甚至绝望之中，正是这种思想及其方法，使他们燃起希望之火，人类才有理由摆脱黑暗，奔向光明。个别事件如此，全部人生如此，科学研究与思想进步无不如此。今天的人类，站在科学思维的立场上，嘲笑着宗教对自然、人类、社会的种种解释，恰恰暴露出科学思维自身的弱点——自我中心的、形而上学的。它发现不了宗教思维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已经达到银河系之外的天体时，哥白尼^[17]的太阳中心说很难还有更多的意义。但人类并未因此而改变对他的尊重，因为他那粗糙的学说，永远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但是，我们为什么就看不到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所发出的思想光辉呢？难道仅仅是粗糙，我们就有理由否定其价值，改变其尊重，甚至无视它的存在吗？对于臆造心理、直觉、统摄的思维方法在思维上的意义，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本书所研究的，是关于宗教本质，宗教范畴的重新认识及其理由。并以此来说明广泛意义上的宗教现象的存在，是人类对一种思维方式的普遍认同。提出了这个问题，除了想指出人们对宗教思维的偏见或不得要领之外，还希望能找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本来我打算用科学地看待宗教的提法，但是，我们对宗教的偏见难道不是科学造成的吗？宗教之所以变得如此的乱七八糟，相当程度是科学解释与抨击的结果。于是我要用全面正确地看待的提法、关于宗教与科学，我将在第二章、第三章中有专门的论述，希望人们由此看出我们所用的科学思维方式之不足。

随着科学领地的扩大，在自然与社会的研究中，宗教的许多答案失去了认识上的意义，不少还成为嘲笑的对象。不错，按照科学的标准，宗教对自然和人类的许多解释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我们不必去嘲笑，这种嘲笑本身就是思想幼稚者所有。这就如同我们不必去嘲笑自己的童年一样，不论曾经是多么地幼稚可笑，但毕竟是人生必然阶段。在童年所蕴含的人生最基本素质，它将影响你的全部人生。而宗教及其思维，则是人类文化及思想的童年阶段，它所蕴含的人类最基本的思想素质，早已深深地保留在人类的根性之中，并将长久地、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就是我用以说明宗教现象的存在之合理，指出宗教信仰出自人类的普遍心理需求，以及这种需求表现出在思维方式上的认同的关键之处。详细地论述，读者将在第五章以及结尾部分《我想有个家——孤魂野鬼的呻吟》中读到。对于宗教的神圣性，我更多的是着眼于人类等级观念与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等级的自然序例^[18]的关系来解释。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在等级的自然序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最高序例的生物，它们具有自然的神圣性。而最高序例的生物往往具有个体上在体力或智力上的明显优势，而他们才可能是原始宗教的创造者或认可者。正是他们在等级序例中地位的神圣性，决定了宗教的神圣性，而不是宗教的神圣性决定了他们，在第三章中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末了，我们在肯定宗教是一种思维形态的外部形式，并肯定其价值的前题下，讨论如何把宗教思维与科学思维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种严密的思维体系的可能性，这就是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我从书的第七章开始，按照对宗教的理解，反过来说明宗教本身。我举的例子中有些是不被看作宗教的，但我依据它们在思维方式上与宗教思维方式的相同与类似，以及我对宗教研究范畴的确定，仍把它们看作是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在第七章中，着重分析了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变过程，在肯定商周宗教神学体

系在中国文化上的作用和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产生先秦诸子的历史原因，以及他们与专制文化间的联系。对形成今天人文环境的历史根源作了全新的解释。第八章以中国社会特有的行业偶像在文化上的意义，说明宗教在建立行规——即如何作出关于行业内人们的行为规范的。其目的是以此加深对宗教如何从人的认识到人的规定，以及这个规定在认识社会和建立社会秩序过程中的意义的解释。第九章，基于儒教是读书人的宗教，而不是全民的宗教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下层中人由于缺乏起码的解释系统，无以把握自己行为合理性的可怜灵魂。千万个阿Q^[19]用对自己行为合理的可笑解释，安抚着那颗无以维系的灵魂。他们不明白解释的公理系统^[20]源于社会的一致认同，但他们作为人，却同所有的人一样需要对自己行为的合理解释，以维护其生存的信心。人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宗教对人生的解释，对人类自信的重要性。第十章，是最重的章节，本章简要分析了毛泽东在思维上的非凡之处，尤其是他把直觉，统摄的宗教思维与科学思维巧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超乎常人的思想风格。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承认社会革命就是社会的组织改造，并这样做了，这使他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然而，最使他关注的是人心的改造问题，这成为了他后半生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这也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思想根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作了大量论述，塑造了许多冠以“共产主义”思想人物的典型。充分表现出他以自己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对人的行为、思想规定的强烈愿望。可以说，他是文艺复兴以来在理论上对社会的人重新定义，并使这定义一度成为社会规范的第一人。虽然他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也身不由己地走向“神坛”，但他作为人类历史上敢于创造人的规定的思想家，并把这规定付诸于实践的政治家，的确是人类几千年中屈指可数的人物。肯定地说，在近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中很难找到有谁的影响力将会超过他。我们在肯定毛泽东作为思想家的历史

地位和思想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着眼于人心改造的文化批判使他走向“神坛”的必然性。在第十一章里，针对教育不断出现的危机，批判了科学主义对人性的蔑视。对教育上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文明模式的不同，是造成教育危机的关键原因。在第十二章中，分析了UFO^[21]现象在文化上的意义。说明我们起源，尤其是我们文化的起源，科学显得力不从心，人们不得不在工业社会创造出自己的新上帝。从UFO现象与宗教的联系，可以看出宗教作为一种思维形态，绝不会因为原有形式消亡而消亡。也反过来说明了在宗教问题的研究中，对宗教形式的研究是相对次要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对宗教本质——一种思维形态的研究。

随着广泛意义上的宗教文化现象的不断出现，人们不得不想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是祸？是福？是世界末日？是人类更新？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的发展是思想的进步。当科学文明发展到今天，科学自认为为了不得的时候，人类却感到了迷惘，就好像宗教文明发展到中世纪，宗教自认为为了不得的时候，人类也感到迷惘一样。但迷惘之后，宗教的后面是科学曙光，而科学之后呢？当然是比科学时代更加完善的文明。当我感到人类种种不安与烦躁与日俱增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一个文明时代临终的喘息，但我还想仔细地倾听，倾听一个新文明即将诞生的呻吟。



我们确定了广泛意义宗教研究的范畴，意味着这种研究的着眼点由以往的特殊范畴扩大到普遍范畴；把宗教意义上的现象和人扩大到社会意义上的现象和人。唯有将宗教研究的范畴扩大到这一层次后，才有可能在人类文化的整体高度对宗教有所把握，并